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道林·格雷的画像

巴兹尔·霍尔沃德是我的自画像，亨利勋爵是世人对我的印象，而道林才是我希望成为的人。也许只是年龄不同。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英国〕奥斯卡·王尔德 著 李家奎 译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72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 著
李家奎 译

道林·格雷的画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林·格雷的画像：汉英对照 / (英) 王尔德著；李家鏊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6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ISBN 978-7-5447-2485-2

I. ①道…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4918号

- 书 名 道林·格雷的画像
作 者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
译 者 李家鏊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王正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79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85-2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艺术家是美的艺术的创造者。

艺术的目的在于展现艺术本身而掩藏艺术家。

能将得自美的艺术的印象用另一种样式或新的素材表现出来的，则是评论家。

自传体是批评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低形式。

在美的艺术中发现丑陋含义的人是堕落的，堕落而不迷人。这是一个错误。

在美的艺术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这种人有希望。

对之美的艺术只意味着美的人是精英。

书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之分。书只有写得好与糟之别。仅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是在镜子中看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①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是在镜子中看不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

道德生活构成艺术家的部分主题，但是艺术的道德在于不完美媒介的完美运用。

艺术家并不期望证明什么。即便真实的事情也是可以证明的。

艺术家没有伦理同情心。伦理同情心之于艺术家是一种不可宽恕的风格怪癖。

艺术家从不病态。艺术家可以表现一切。

^① 卡利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凶残、丑陋的奴仆。

思想和语言之于艺术家是艺术的工具。

罪恶和美德之于艺术家是艺术的素材。

从形式看，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艺术的典范。从感觉看，演员的技艺是典范。

一切艺术都同时是外表和象征。

深入外表的人是自冒风险。

解读象征的人也是自冒风险。

艺术真正映照的是照镜人，而非生活。

对一件艺术品意见不一，说明该作品新颖、复杂、重要。

评论家意见分歧，艺术家则始终如一。

我们可以原谅做了有用的东西的人，只要他不崇拜它。做无用的东西的唯一借口是热情地崇拜它。

一切艺术都百无一用。

奥斯卡·王尔德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8
第 四 章	41
第 五 章	56
第 六 章	67
第 七 章	74
第 八 章	85
第 九 章	98
第 十 章	108

第十一章	116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147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68
第十七章	176
第十八章	183
第十九章	192
第二十章	201

第一章

画室里弥漫着馥郁的玫瑰花香，夏日的微风在花园里的树丛中一拂，又从敞开的门里吹进了丁香花的芬芳，抑或是那清淡些的粉色山楂花的幽香。

亨利·沃顿勋爵躺在堆满波斯靠枕的长沙发一角，照例不停抽着烟，他刚好能看到一株透着蜜香的蜜色金链花，它的枝条颤动着，似乎承受不了如此烈火的美丽；巨大的窗户上挂着长长的野蚕丝窗帘，帘上不时有飞鸟洒落奇妙的影子，映下些稍纵即逝的日本情调，让他想起了东京那些面色苍白如玉的画师，他们孜孜以求用静止的艺术表现速度和动感。蜂群穿过久未修剪的长草，或是令人厌烦地绕着枝枝蔓蔓的沾了尘土的金黄忍冬喇叭花不停飞来飞去，沉闷的嗡嗡声仿佛使沉寂更添压抑。伦敦的喧嚣隐约可闻，有如远处传来的风琴的低音。

房间正中立着一张英俊绝伦的青年全身像，画像夹在一个直立的画架上，画家巴兹尔·霍尔沃德本人就坐在画前。几年前他曾突然失踪，轰动一时，引发了无数离奇的猜测。

画家望着这个优雅清秀的形体如此精巧地展现在自己的艺术品中，脸上拂过一丝欢快的微笑，那微笑似乎要停留在他脸上。但是他突然站起身，闭上眼睛，用手指捂住眼睑，仿佛要把某个奇异的梦关在脑子里，生怕自己会从这个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画得最好的一次，”亨利·沃顿勋爵懒洋洋地说道，“明年你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夫纳^①去。画院^②

① 格罗夫纳：伦敦邦德街一画廊，1877年由库茨·林赛创立，专门陈列当时的前卫画家的作品（如拉斐尔前派）。

② 指英国皇家美术研究院，创建于1768年，是一所私人资助的艺术机构。

太大，太庸俗了。每次我去，不是人太多没法看画，糟糕得很，就是画太多看不到人，更加糟糕。只有格罗夫纳好。”

“我看我哪儿也不送。”他把头往后一甩回答道，在牛津的时候，他这古怪的动作就老是让朋友们笑话，“不，我哪儿都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惊讶地望着他，目光透过淡淡的蓝色烟圈，那些烟圈发自他那鸦片味浓烈的香烟，化作些光怪陆离的涡旋袅袅上升。“哪儿都不送？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有什么缘故没有？你们画家真是些怪人！为了出名什么都肯干，可是出名以后又要摒弃名气。你这是在犯傻，因为世上只有一件事情比遭人谈论更糟糕，那就是没有人谈论你。像这样的画能让你超出英国所有青年画家一大截，甚至会使老画家嫉妒不已——要是他们还能动感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话我，”他回答道，“但是我真的不能把它送去展览。我在里面画进了太多的自我。”

亨利勋爵在长沙发上伸了个懒腰，笑了起来。

“好吧，我料到你会笑，反正事实就是如此。”

“画进了太多的自我！恕我直言，巴兹尔，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虚荣；我真看不出你和画中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你看你脸上棱角突兀、头发黑炭似的，再看这个阿多尼斯^①，就像是用象牙和玫瑰花瓣做的。哎呀，亲爱的巴兹尔，他就是个那喀索斯^②，而你——嗯，当然了，你长了副聪明相，还有一堆优点。可是美，真正的美，到了聪明相面前就消失了。聪明本身就是一种夸张，有损任何一张脸上的和谐。人一坐下来思考，就只剩个鼻子或是额头，要么就是别的什么可怕的东西。你看看那些有成就的学者，多丑啊！当然，教堂里的人除外。但是教堂里的人不思考啊，一个主教到了八十岁说的还全是他十八岁时别人教他的那一套，看起来当然很可爱啦。虽然你还没告诉我你这个神秘的年轻朋友

①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佛洛狄忒所恋的美少年。

②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溺水而死，化作水仙花。

的名字，但他的画像可把我迷住了，我敢肯定他是不会思考的。他是个没头没脑但俊秀托凡的生物，冬天无花可看或是夏天要醒醒脑子的时候，都该把他找来。别自我陶醉了，巴兹尔，你一点都不像他。”

“你没听懂，哈里^①，”艺术家回答道，“我当然不像他了，这我太清楚了。实际上，长得像我我倒会难过。你算什么肩膀？我跟你说的可是实话。长相和头脑出类拔萃都是种灾祸，就是紧跟着古今帝王蹒跚的脚步的那种灾祸。最好还是不要与众不同。这个世界上丑人和笨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咧着嘴木然地看把戏。就算无法体验胜利的快乐，但至少也不必经受失败的痛苦。他们过的才是人该过的日子呢——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太太平平。他们从来不害人，也从不遭人害。你的地位和财富，哈里；我的头脑，就这副头脑——还有我的艺术，随它价值多少；相比道林·格雷的美貌——我们却要忍受神所给予我们的，简直苦不堪言。”

“道林·格雷？这是他的名字吗？”亨利勋爵问道，一边穿过画室向巴兹尔·霍尔沃德走了过来。

“是，是他的名字。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为什么？”

“噢，我说不清楚。我迷上了谁，就不愿把谁的名字告诉任何人，不然就像把他的一部分分给了别人。我渐渐爱上了保密，好像只有秘密才能让现代生活玄妙而神奇。再普通的东西只要保起密来也会可爱。现在我出城的时候，从来不告诉家里人我去哪儿，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可以说这是个愚蠢的习惯，可不知怎么，它好像使生活浪漫了许多。你一定觉得我挺傻的吧？”

“一点也不，”亨利勋爵回答道，“一点也不，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已经结婚了，婚姻唯一的魅力就是使得欺骗对双方而言都绝对必要。我从来不清楚我妻子在哪里，她也从来不知道我在干

^① 哈里：亨利的昵称。

什么。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时不时见面，在外面一起吃饭，或是去公爵府——我们就装着最正经的面孔，扯些最荒诞的鬼话。我妻子在这方面可在行了——实在比我强多了。她从来不会搞混日期，而我经常要瞎编，不过她就算发现了也不会大吵大闹。有时候我倒希望她能闹一场，但是她总是笑笑就算了。”

“我可不喜欢你这样谈论你的婚姻生活，哈里。”巴兹尔·霍尔沃德一边往通向花园的门踱去，一边说道，“我相信你是个非常好的丈夫，只不过你循规蹈矩，所以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是个怪人，说话不老实，做事却从不出轨。你的玩世不恭不过是装腔作势。”

“顺其自然才是装腔作势，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让人恼火的装腔作势。”亨利勋爵笑着嚷道。于是这两个年轻人一起出了门，进了花园，走到一棵高大的月桂树下，在树荫下一张长竹椅上坐了下来。阳光洒落在光亮的树叶上，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轻轻地摇摆。

过了一会儿，亨利勋爵掏出怀表。“我得走了，巴兹尔，”他轻声说道，“我走之前，你得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画家眼盯着地面说。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哈里。”

“好吧，那我告诉你。我想要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肯展览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我已经告诉你啦。”

“不，你没有。你说是因为你在里面画进了太多了自我，这话太孩子气了吧？”

“哈里，”巴兹尔·霍尔沃德直面着他的脸说道，“每一幅饱含感情画出的画，都是画家自己的画像，而不是模特的画像。模特不过是个巧合，是个机缘。与其说画家画的是模特，倒不如说画家是在色彩斑斓的画布上画自己。我不愿展出这幅画，就是因为我怕自己在画上泄露了灵魂的秘密。”

亨利勋爵笑了。“什么秘密？”他问道。

“我会告诉你。”霍尔沃德说道，脸上却露出一丝难色。

“我等着听呢，巴兹尔。”他的同伴瞥了他一眼，接口道。

“噢，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哈里，”画家答道，“而且我怕你不会理解。也许你根本就不会相信。”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俯下身子从草丛中摘了一朵粉红花瓣的雏菊打量着。“我肯定能理解，”他回答道，一面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四周带着白色茸毛的金色小花盘，“至于相信与否，只要是难以置信的事情，我都能相信。”

风从枝头吹落了一些花儿，一簇簇厚重的星状丁香花懒洋洋地来回摇曳。墙根一只蚱蜢唱了起来。一只细长的蜻蜓扇着棕色的薄翼飞过，宛如一根蓝色的线。亨利勋爵觉得他仿佛能听见巴兹尔·霍尔沃德的心跳，于是忖度起下文来。

“事情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画家说道，“两个月前我去布兰登夫人家参加一个聚会。你知道我们这些穷艺术家必须不时地在社交圈里露露面，只是为了提醒公众我们不是野蛮人。就像有一次你告诉我的，只要穿上晚礼服打上白领结，哪怕是个炒股的，也能博得文明的雅誉。嗯，我在里面待了大约十分钟，跟几个身材臃肿、浓妆艳抹的贵妇，还有几个说起话来冗长乏味的院士聊天，我突然觉得有人在看我。我一转头，第一次见到了道林·格雷。我们的目光一相遇，我就感觉自己脸色在发白，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我知道我面对面碰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光是容貌就太迷人了，如果我听之任之的话，它会把我的整个天性、整个灵魂，还有我的艺术本身全都吸进去。而我不愿意任何外在力量影响我的生活。你很清楚，哈里，我天性多么独立。我一向我行我素，至少在遇到道林·格雷之前是这样的。然后——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似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正处在生命中一次可怕的危机边缘。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命运女神已给我安排了至乐和极悲。我害怕了，转身要

离开房间。驱使我这么做的不是良心，而是怯懦。现在我也不觉得逃避是什么光彩的事。”

“良心和怯懦实际上是一码事，巴兹尔。良心只不过挂了良心的招牌，仅此而已。”

“这我可不信，哈里，我想你自己也不信。但是，不管我动机如何——可能是高傲，因为我曾经很自负——反正我挤到了门口，在门口自然碰到了布兰登夫人，她叫道：‘你不会这么早就想溜吧，霍尔沃德先生？’你知道她那嗓子有多尖吧？”

“知道，她就是只万所齐备的孔雀，唯独不美丽。”亨利勋爵说道，一边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把雏菊撕成碎片。

“我甩不开她。她带我去见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有戴着堂皇的爵冠、长着鸚鵡一样鼻子的老贵妇。她说我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之前我就见过她一面，可她却突发奇想要捧我成名。我想是因为当时我几幅画相当成功，至少在小报上讨论得很热闹，而这正是十九世纪永垂不朽的标准。突然我发现自己跟那个青年面对面，之前就是他的容貌出奇地震动了。我们靠得很近，几乎要挨到一起了，目光又相遇了。我有些鲁莽地请布兰登夫人介绍我跟他认识。其实这也不算鲁莽，而是必然。我敢肯定，没人介绍我们也会聊起来。道林之后告诉我，说他也感觉我们是注定要认识的。”

“布兰登夫人又是怎么形容这位独特的年轻人的呢？”他的同伴问道，“我知道每位客人她都会大略介绍一番。我记得有一回她带我到一个面目狰狞的红脸老绅士面前，那人身上挂满了勋章和绶带，她对我附耳说了些最吓人的细节，语调悲切但肯定满屋子人都能听见，我只好逃之夭夭。我喜欢自己去认识人。但是布兰登夫人对待她的客人就像拍卖行老板对待自己的货物一样，要不就花言巧辩，要不就讲一大堆废话，偏偏不讲你想知道的。”

“可怜的布兰登夫人！你对她太苛刻了，哈里！”霍尔沃德不甚关心地说道。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她想办沙龙，结果开了个餐厅吧。你叫我怎么佩服她呢？你还是告诉我她是怎么说道林·格雷的吧。”

“噢，都是些‘迷人的孩子’呀，‘他可怜的好妈妈跟我形影不离’之类的话，还有‘他干什么来着我倒忘了——好像——什么也不干——啊，对了，他弹钢琴的——还是小提琴，亲爱的道林·格雷先生？’我们俩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当下就成了朋友。”

“友谊以笑开始可不坏，以笑结尾就最好不过了。”年轻的勋爵说道，伸手又摘了一朵雏菊。

霍尔沃德摇了摇头。“你并不理解何为友谊，哈里，”他喃喃道，“可以说你也不理解何为仇恨。每个人你都喜欢，也可以说你对每个人都都很冷漠。”

“你这样说太不公道的了！”亨利勋爵叫道，顺手把帽子往后一插，抬头望着天上一朵朵小云。它们有如一团团光亮的白丝飘浮在一望无际的绿宝石般的夏日晴空里。“对，你太不公道的了。我待人可是大有区别。我挑朋友凭他们的美貌，泛泛之交凭高尚的人品，敌人就凭智力发达。挑敌人最该小心谨慎了，我的敌人一个傻瓜都没有，全是些聪明人，所以他们全都都很看重我。我这样是不是很虚荣？我看有些。”

“我看也是，哈里。那么根据你的分类，我肯定只能算是你的泛泛之交了。”

“亲爱的老巴兹尔，你可比泛泛之交亲多了。”

“可也比朋友差远了，就算是兄弟吧？”

“啊，兄弟！我才不喜欢兄弟呢。我哥是个老不死的，几个弟弟却成天找死。”

“哈里！”霍尔沃德皱起眉头叫道。

“亲爱的伙伴，我说笑呢。但是我真的禁不住讨厌我那些亲戚。大概是因为我们谁也受不了别人犯跟自己同样的毛病吧。英国的民主派对他们所谓的上层社会的罪恶相当愤慨，对此我深感共鸣。他们把酗酒、愚昧还有道德败坏当作自己的专利，我们要是不干了点蠢事，就是侵犯了

他们的特权。可怜的索思沃克上法庭离婚的时候，他们真是愤慨到了极点。我就不信那些工人中有哪怕十分之一的人过的是正经生活。”

“你说的我一个字也不同意。非但如此，哈里，我敢说你自己也不同意。”

亨利勋爵捻了捻尖尖的棕色胡须，用饰有流苏的乌木手杖敲着漆皮靴尖。“你是个地道的英国人，巴兹尔，这种话你都说两回了。如果有人提出某种想法——提想法永远是种鲁莽的行为——地道的英国人做梦也不会考虑这个想法本身对还是不对，他只觉得一件事重要，就是提出想法的人自己相不相信。其实，想法的价值和提出想法的人是否真诚毫无关系。往往是这个人越不真诚，想法越是出于纯粹的理智，因为这样他的想法不会带个人需求、欲望或是成见的色彩。不过我不想跟你谈政治、社会学或是玄学。我喜欢人甚于原则，我最喜欢的就是没有原则的人。你还是再跟我说道林·格雷吧。你跟他多久见一次面？”

“天天见。哪天见不到他我就快活不起来，我绝离不开他。”

“稀事儿！我还以为除了艺术你什么都不关心呢。”

“他现在便是我的全部艺术。”画家严肃地说道，“有时候我觉得，哈里，世界史只有两个重要的纪元：第一是新艺术媒介的出现，第二是供艺术表现的新面容的出现。油画的发明对于威尼斯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安提诺乌斯^①的面容对于晚期希腊雕塑有什么样的意义，有朝一日道林·格雷的面容对于我就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不止是用他做模特来画油画、画铅笔画、画速写，当然我是用他来画的，但是对于我他远远不只是一个模特。我不想说什么我对自己为他作的画不满意，或是他的美是艺术无法表现的之类的话。没有什么是艺术表现不了的，而且我知道，从我遇见他之后，我画的画都是好画，是我平生最好的作品。但是说也奇怪——我不知道，你能理解我

^① 安提诺乌斯（110？—130）：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宠幸的美少年，溺死于尼罗河，后人纷纷为他建庙、塑像。

吗？——他的美貌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启示了我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一种全新的艺术模式，让我用新的方式观察和思考事物。现在，我能用一种之前不为我所知的方式再现生活了。‘思维的白昼中形体的梦幻’——这话谁说的？我忘了，但是道林·格雷对我而言正是如此。光是看到这孩子——因为他对我来说只是个孩子，虽然他已经二十出头了——光是他的外形——啊！我在想你能理解这其中的奥妙吗？无意中他已经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崭新流派的轮廓，其中包含了浪漫精神的所有激情，希腊精神的一切完美。灵与肉的和谐——多么美妙的和谐！我们竟然蠢到把它们分开，还臆造了庸俗的现实主义和空洞的理想主义。哈里！你要是能理解道林·格雷对于我的意义就好了！你还记得我那幅风景画吗？就是阿格纽^①出了那么高的价，我都不舍得卖的那幅。那是我平生最好的作品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画那幅画的时候，道林·格雷就坐在我身边。某种微妙的感应从他身上传到我身上，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从那片平常的林地上看到了奇迹，之前我一直寻求却找不到的奇迹。”

“巴兹尔，这太奇妙了！我一定要见见道林·格雷。”

霍尔沃德站起来，在花园里来回踱了几步，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哈里，”他说道，“道林·格雷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艺术动因。也许你在他身上什么也看不到，而我却可以看到一切。我的作品里没有画他时，他的存在反而是最显然的。我说过，他是一种新风格的启示。在某些线条的弧度里，在某些色彩的美丽与微妙之中，我能发现他。仅此而已。”

“那为什么你不肯展出他的画像呢？”亨利勋爵问道。

“因为，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其中表现了这种奇特的艺术崇拜。当然，我没跟他提过，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世人可能会猜到，我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灵魂暴露在他们那浅薄窥刺

^① 阿格纽(1825—1910)：著名画商。

的睽睽众目之下的，我决不会把自己的心放到他们的显微镜下面去。这幅画里面有我太多的自我，哈里——太多的自我！”

“诗人才不像你这么谨小慎微，他们可知道激情有多适合出版了，现在一颗破碎的心能发行很多版呢。”

“我就讨厌诗人这种做法。”霍尔沃德嚷道，“艺术家应当创造美的事物，但不应该在其中掺杂自己的生活。当今这个世道，竟然把艺术当作一种自传体。我们已经失去了抽象的美感，有朝一日我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是抽象的美感；正因为如此，我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给道林·格雷画的像。”

“我觉得你错了，巴兹尔，但是我不跟你争了，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争论。告诉我，道林·格雷很喜欢你吗？”

画家想了一会儿。“他喜欢我，”他顿了一下回答道，“我知道他喜欢我。当然，是我一个劲儿地奉承他，说些明知以后会后悔的话，从中获得一种奇怪的快感。一般说来，是他吸引我，我们俩坐在画室里海阔天空地闲扯。但有时候他又极不体谅人，好像以折磨我寻开心似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哈里，我把整个灵魂都献给了他，可他却只把它当作插在饰纽里的一朵花，满足虚荣的一种装潢，或是夏天里戴的一件小饰品。”

“夏日悠悠啊，巴兹尔。”亨利勋爵喃喃道，“或许在他厌倦你之前你就会厌倦他。想来未免神伤，但是毫无疑问，天才比美貌更能持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拼命去受过多的教育。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总想拥有持久的东西，所以老是往脑子里塞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和事实，妄图以此保住自己的地位。现代的完人就是见多识广的人，但见多识广的人的头脑是很可怕的。它就像个小古董铺子，什么怪东西都有，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身灰，而且价超所值。我还是觉得你会先厌倦他。有一天你看到你那朋友，发现他已不太适宜入画，色调也不那么合口味，如此种种。到时你就会在心里痛责他，当真觉得他当初对你很过分。下次他再来的时候，你就会冷淡、漠然。